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58  
30 October 1987  
CHINESE

第二七五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布奇先生

成员国: 阿根廷

保加利亚

中国

刚果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加纳

日本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赞比亚

(意大利)

德尔佩奇先生

茨韦特科夫先生

俞孟嘉先生

阿杜基先生

布罗尚先生

约克伯爵先生

杜梅维先生

菊地先生

别洛诺戈夫先生

沙利先生

布拉特维克先生

奥肯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0671/A

上午11点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10月23日马达加斯加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9230)

1987年10月27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  
19235)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博茨瓦纳、布尔基纳法索、喀麦隆、加拿大、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牙买加、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塞内加尔、南非、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代表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希迪基先生（孟加拉国）、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达赫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恩戈先生（喀麦隆）、斯沃伯达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塔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莱汗先生（印度）、巴尼特先生（牙买加）、基卢先生（肯尼亚）、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阿斯托加·加迪亚夫人（尼加拉瓜）、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沙赫·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里特先生（巴拿马）、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卡若伊先生（突尼斯）、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马金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在会议桌旁就座。

应主席邀请，雅各布女士(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和代表团其它成员在会议桌旁就座。

主席：我请古里拉布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理事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塞浦路斯和圭亚那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应邀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和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已收到文件S/19242，其中载有由阿根廷、刚果、加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赞比亚提出的决议草案文本。

第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金戈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月份的主席。我相信，你的丰富经验和极高的智慧将导致安理会的工作顺利完成。

请让我国代表团也祝贺你的前任、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詹姆斯·维克托·格贝霍先生，他干练和有效地主持了安理会九月份的会务。

非洲国家集团和不结盟国家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纳米比亚局势现在陷于僵局。今年四月，两个常任理事国滥用其否决权从而阻碍了安理会采取行动。在八月，安理会通过其主席呼吁南非停止镇压和拘留纳米比亚人民。种族隔离政权把这一呼吁当作耳旁风，而且由于得到了安理会某些投反对票的西方理事国的支持而感到宽慰。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自大会在其1966年10月第2145(XXI)号决议中一致决定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以来，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了，大会当时还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该领土实现独立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由于南非继续拒绝遵守大会的决议，国际法院于1971年6月宣布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并敦促南非立即无条件地撤出该领土，从而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独立的权利。

国际社会采取的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行动，再一次表明，根据《联合国宪章》，纳米比亚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这一行动是符合大会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第1514(XV)号决议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通过极大地推动了纳米比亚人民实施其权利的进程，该决议制定了为国际接受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从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玩弄了一个又一个的拖延战术，其目的就是要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不让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真正的独立，它最近提出的一个借口就是臭名昭著的联系解决先决条件。我们认为联系解决办法只不过是为了阻止早应实现的纳米比亚独立，而纳米比亚人民现在仍遭受剥削、压迫和非人的待遇。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在南非的兄弟姐妹一样，不仅是公然侵犯他们基本人权的种族隔离丑恶政策的受害者，而且还被贬为他们自己国家里的二等公民。

种族主义政权的暴行不只局限于纳米比亚和南非，而是遍布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其破坏政策不仅威胁到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还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和破坏。在南部非洲的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推行危险政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武装、支援和资助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武装匪徒，来颠覆其邻国。当然，这些政策也是为了永远推行南非可恨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以及为了使南非占领纳米比亚永久化。

种族主义政权针对其邻国的颠覆政策以及其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之所以持续了这么久，是由于外部势力决定把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转化为东西方冲突的问题，他们向种族主义政权提供了支持。坦桑尼亚在过去许多场合都拒绝美国政府与种族主义政权勾结在一起推行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我们仍然确信这个政策是无补于事的，将使本就十分复杂的南部非洲局势更形恶化。我们要求有关方面放弃这一受到本国人民反对的政策。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曾希望一致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将会结束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殖民主义统治。由于种族主义政权不遵守载有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第435(1978)号决议，这种乐观情绪被彻底粉碎了。我们对虚假的许诺，虚伪的口头支持以及滥用否决权来反对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的作法感到沮丧。

继续把纳米比亚独立与无关的枝节问题联系起来的作法引起了整个国际社会的极大关切。我们深信现在是负责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承担责任，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离开纳米比亚的时候了。正如我在开头所说的，我们到安理会来是因为所有有关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都没有得到执行，该决议制定了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方式，如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等。为了展开该进程，该决议规定安全理事会必须创造必要条件，从而“使联合国能够在纳米比亚建立必要的机构”，这一机构将使人民能够通过联合国的协助——其中包括实现停火和监督选举——而安排自由选举。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谴责在纳米比亚强行成立所谓临时政府，这是违背联合

国的决定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意愿的。 我们反对一切排除第435(1978)号决议而产生的计划，认为这是无效的。 为此，我们重申我们无条件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正义斗争，包括为赢得其自由和独立的权利的武装斗争。 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拥有《宪章》所赋予的必要权力，能迫使种族主义政权立即无条件地离开纳米比亚，从而减轻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

最后，我们再次吁请安理会承担责任，授权秘书长毫不迟延地着手推动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进程，并立即使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开始活动，以期实现纳米比亚独立。 这是安全理事会起码能够做到的事。

主席：我感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对我讲的溢美之词。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先，请允许我祝贺阁下担任10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位。 你所代表的国家与我国有着很友好和亲密的关系，因为，我和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 也许其他人会比我更能谈论你的经验和外交才干。 让我就说，你正在很好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感到安理会由你主持正是所托得人。

同时，我想向加纳的常驻代表维克托·格贝霍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诚挚赞赏，他有效和友好地主持了安理会九月份的活动，我们并赞赏他的不懈努力。

过去十年里，看来没有比纳米比亚问题令安全理事会更频繁、更深切关注的问题了。 尽管早在1978年已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这一问题之所以有别于所有其他区域性问题是因为，在1978年，就象今天一样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有了一项协议。 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认为，必须尽快在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础上给予纳米比亚独立。 德意志联邦政府要提醒安理会，南非自己在1978年也同意这一解决方案——这一点在秘书长最近的1987年10月27日的报告中已经表明——南非国家元首博塔先生自己再次承诺执行该解决方案，他向所谓的“临

时政府”的成员表明：

“宪法步骤……如果有可能损害南非的国际利益和义务……是南非共和国所不能接受的”（S/19234，第4段）

联邦政府在安全理事会以及其他场合一再声明，它认为自己对第435(1978)号决议承担特殊的义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力赞同纳米比亚的独立和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因此，作为安全理事会1978年的一个理事国，联邦共和国对决议的阐述和通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决议通过以来，它一直支持其执行。

使我国代表团更为遗憾的是，直至今天，纳米比亚人民仍被剥夺了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第435(1978)号决议早应得到执行，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强调的，应当毫不拖延地在不受其他问题牵连的情况下执行该决议。正如我国代表团今年四月已在安理会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违反国际法，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不可接受的。同样不可接受的是，纳米比亚争取解放的斗争仍在付出那么高的人命代价。

联邦政府还谴责南非武装部队以纳米比亚为基地，非法入侵邻国的领土，尤其是安哥拉领土的行为。联邦政府再次敦促南非不要采取这种行动，因为这种行为对整个区域的稳定带来了更大的危险。

象以往一样，我国代表团要正式表明联邦政府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即过去和今后都一贯是清楚的，毫不含糊的。第435(1978)号决议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第435(1978)号决议现在是，今后依然是纳米比亚获得国际承认的独立的唯一基础。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应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以自由公平的选举选出来的一个代表大会来通过一份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宪法，而且只能由该代表大会来通过宪法。

南非设立的所谓临时政府，是完全违背第435(1978)号决议的，该政府并未得到联邦政府的承认，因为联邦政府认为该政府是非法和无效的。

联邦政府感到遗憾的是，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一直采取顽固立场。联邦政

府深信，南非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阻碍国际社会为纳米比亚取得独立所设想的道路。国际社会有义务履行其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作的承诺。如果南非继续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时设置障碍，不理睬要其放弃阻碍性态度的规劝，那么，国际社会就只能对南非采取强硬措施了。

联邦政府信赖世界各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对南非施加的影响和压力。正是出于这种理由，联邦政府对由欧洲共同强加于南非的限制性措施作出了积极贡献，联邦政府将严格地采取这些措施。

联邦政府欢迎决议草案的制定者采取的做法，这种做法使安全理事会成员及整个安理会能够向南非政府传发出必要的、明确的信号。只有在国际社会以强烈和积极的态度行事时，南非政府才会作出人们要求作出的反应。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第435(1978)号决议的共同制定者，认为自己有特殊的责任为纳米比亚问题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我们赞扬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也感谢他1987年10月27日所提出的报告。我们赞赏他的特别代表、前线国家，以及所有其他旨在早日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国家所做的工作。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联络小组的成员，在欧洲共同体的框架内，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尽一切力量支持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并希望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继续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进行对话。

最后，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南非政府，并真诚地规劝南非，请它最终消除其在纳米比亚独立的道路上设置的障碍，呼吁它实践其诺言。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西迪基先生（孟加拉国）： 南非可恶的政权是世界政治肌体中的一个毒瘤。我们不要把它当良性瘤处理。毒性如不彻底清除将导致不可避免的死亡。

主席先生，在我继续发言之前，不要让我发言中的痛苦内容阻挡我祝贺你出色地承担了你繁重的职责。我们希望，在你启发性的领导下，我们在实现目标时将取得某些进展。我们也要赞扬你的前任，加纳的格贝霍大使，他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安理会为在一个本来会是非常混乱的世界中维持秩序做了许多事。会员国对安理会应表示感谢。

暴政在纳米比亚的表现是最赤裸裸的。在那块不幸的土地上的殖民主义表现形式最为残酷。纳米比亚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比勒陀利亚不仅绑住他们的手脚、偷走他们的资源、压制他们的声音，而且还通过向他们灌输肤色为优越地位基础的谬论来麻木他们的头脑。这种荒谬绝伦的理论在过去曾带来灾难。这类教训在历史中俯拾皆是，但人类的劣根性使一些人永不吸取教训。

纳米比亚人有自决与独立的权利。国际社会有责任保证他们迅速行使这一权利。绝不能允许南非种族主义永远阻挠安全理事会、大会的决议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绝不能允许他们拒不听从正义与理智的呼声而逍遙法外。上亿孟加拉人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已经得到多次明确的阐述。

结束悲剧的道路只能是贯彻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和435(1978)号决议，这是国际上唯一被接受的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不能允许比勒陀利亚法西斯分子把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外部和不相干问题联系起来。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无耻掠夺纳米比亚的宝贵资源，公然无视安理会纳米比亚第一号法令。在温得和克建立傀儡政权是一种嘲弄行动，是这出肮脏闹剧中的笑料。

纳米比亚理事会迄今为止的工作值得赞扬。我们对孟加拉国能够对其努力作出尽管是微薄的贡献感到高兴。理事会上个月第一次召开部长级会议。他们促

请大会承担对纳米比亚的独一无二的责任。 纳米比亚在世界各国中很可能成为联合国信誉的试金石。

英勇的人民斗争是南部非洲密布的乌云中的一线光明。 光荣自然属于起领导作用的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 我们一再听到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呼吁和平。 我们一再听到他耐心敦促我们争取行动。 如果我们无法作出反应，如果他的呼吁只是耳边风，安理会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到自豪的。

我们欢迎西南非人民组织立即签署停火协定的提议。 秘书长现在应开始安排停火并为建立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采取必要的行动。 因此，我们支持通过决议草案。

诗人济慈曾说，午夜之中已孕育黎明。 南部非洲今天苦难的黑夜过去后，曙光必将到来。 我们中看过电影“自由的呼唤”的人对这种黑夜里的痛苦的残酷性有所感受。 我们大家要为减轻这种痛苦竭尽全力。

主席：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布尔基纳法索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达赫先生（布尔基纳法索）：请允许我代表布尔基纳法索衷心地祝贺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的主席。 我们深信，你作为老练外交家的才干将确保我们成功。 我这样说充满信心，因为贵国意大利和我国有着良好关系。 我也借此机会对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加纳的格贝霍大使表示满意，他出色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个几的工作。

我愿在这里正式和明确地重申我国对联合国的理想及其《宪章》的承诺。 由集中了所有爱国力量和布尔基纳民主人士的人民阵线领导的布尔基纳法索忠实地致力于人民的解放斗争和为实现自由与正义进行斗争的运动的崇高事业。 在这一基础上，我受命到这里来为关于纳米比亚的辩论作出布尔基纳法索的贡献。

南非正占领着纳米比亚。种族主义南非妄图阻挡纳米比亚人民朝着自由与恢复尊严无法逆转地前进的历史车轮。它为此用尽一切手段。它首先用荒唐和不着边际的理论为其赖在纳米比亚土地上辩护，从而根本不让联合国参与该前托管领土的政治发展。国际法院1966年的决定有幸消除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为该问题寻找法律解决方法的任何可能性，联合国大会同年的决定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那是一个好兆头。确实，许多人真诚相信这些决定将使种族隔离政权的主子恢复理智。

不幸的是，种族主义的南非不仅不向国际社会的意志低头，反而走上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危险道路。因此，种族隔离国家每次都拒绝让步，它进行歪曲和拖延，显然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无耻剥削纳米比亚巨大和各种各样的财富。在这样做时，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领土置于它的统治之下。

所幸的是，假选举遭到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有权威性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抵制，并被联合国认为无效。

此外，南非军队侵犯了前线国家的边界，其荒谬的借口是行使它的所谓紧追权。南非军队毁灭村庄，不加区别地杀害男人、女人和儿童。这些人全都是无辜的受害者，都是烈士，他们流血是因为犯下了希望享有自由和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的“罪行”。

南非的这种行为是对人的否定。遭到践踏的是人的尊严。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非的行为与纳粹的行为还有什么区别吗？当年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国家的各派力量，不管意识形态的分歧如何，团结一致反对纳粹。

南非的态度往往被称之为对联合国及其授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挑衅。但人们一致认为只是因为南非得到强大的同谋者的支持，这一挑衅才有可能。

对安理会决议的漠视，尤其是对第435(1978)号决议的漠视，应该引起1974年以三重否决阻止将南非从这一世界组织中驱逐出去的那些人进一步深思。因

此，尤其是根据 1947 年加拿大总理的讲话来看，这些国家仍然负有重大责任。加拿大总理的讲话如下：

“如果得不到世界上军事和经济强国的支持，任何国家联盟都不可能兴旺。”这句话今天仍然有效。

现在，整个国际社会一直在请其强大的成员放弃与种族主义的南非进行建设性接触的想法，转而支持大多数国家的事业，因为这一事业是支撑它们自己的体制的柱石之一。

联系解决这一先决条件已遭到安理会各成员的反对，它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借口而已。

布基纳法索认为，不管是否是安理会成员国，各国都有义务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行动计划》，也就是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第 385(1976) 和要求南非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管理和占领的第 435(1978) 号决议。

为此目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这仍然是真正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我们仅有的唯一有效办法。

布基纳法索坚决反对南非雇用的任何伪政府。布基纳法索反对没有西南非民组参加的、不是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的任何选举。

最后，我国代表团促请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措施，迫使南非尊重它在法律上依然属于的这一世界组织的各项决议。纳米比亚人民受苦受难的时间太长了。象世界上其他所有民族一样，这一勇敢的民族渴望自由、自决和独立。安全理事会理应帮助这一民族实现它的合理的愿望。

主席：我感谢布基纳法索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布朗钱德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祝贺。法国非常满意地看到您指导安理会的工作。我们两国间的友谊深厚而悠久，因此我无需在此赘述。我可以肯定，您个人的权威、能

力和礼貌，将保证我们的工作圆满完成。

同时，请允许我向您的前任—加纳常驻代表深表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上个月他担任安理会主席时再次表现出个人品质和杰出才能。

自从1987年4月召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以来，这块领土上的形势继续恶化，没有出现一丝一毫可能解决问题的希望。安全理事会今年8月21日在其主席的一次发言中表示它对纳米比亚形势的继续恶化非常关切。

事实上，僵局丝毫没有打破，与此同时，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日益加重。区域性动乱的危险不断增长。这一僵局是由于南非政府的顽固态度而造成的，因为它不顾国际社会反复的紧急呼吁，拒绝完成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

事实上，这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解决问题的计划是现成的，如安理会所知，法国积极参与了起草这一计划。九年前就制定的这一计划是实行国际公认的解决办法的基础。这项计划已被所有国家接受，其中包括最直接有关的双方——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

由于南非要求将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走联系起来，这项计划的执行方才受到阻碍。昨天，南非的常驻代表又在这里重新提到南非这个与纳米比亚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条件。

我想再次声明法国完全反对这种联系解决办法，因此1983年法国政府决定退出所谓的联络小组，因为该小组的任务管不了与执行联合国计划无关的这一问题。

这一僵局并没有阻碍联合国秘书长继续作出努力并与各方联系。秘书长最近主动在10月27日的进一步报告中向我们汇报了情况。我国代表团要继续全力支持秘书长今年夏天的活动，包括秘书长纳米比亚问题的特别代表阿蒂萨里先生最近对南部非洲的访问。

现在，非洲集团建议安全理事会授权秘书长采取新的主动行动，以便在南非和西南非民组之间实现停火并布置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

法国代表团必然支持这一建议。我们希望交给秘书长的这一新任务最终将创

造条件，使纳米比亚实现独立。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安哥拉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和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主席先生，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表示，我们赞赏并高兴地看到你担任十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工作；在对非洲关系重大的各种问题上，贵国政府经常显示出其明智的立场。为此我们向你表示感谢，希望在目前这个对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地区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的问题上，你和贵国政府将能一如既往，继续给予支持。

当历史有朝一日回头审判纳米比亚走向独立道路的每一事件——我们毫不怀疑纳米比亚终将独立——特别是对在这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的国家进行审判的时候，它将会毫不留情地谴责那些竭力阻挠纳米比亚独立的国家，不论它们采用了什么形式：立场顽固——例如南非种族主义分子——；运用否决权——例如安理会某几个西方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例如过去和现在的某些安理会成员国——；还是保持沉默——这本身不是赞成就默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不让纳米比亚自由。

正如我之前的一些发言者已经指出那样，在上星期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周的发言中，各国坚决、明确地要求纳米比亚独立，并且把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指责为西南非目前糟糕现状的罪魁祸首。各国异口同声地要求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正如西南非民组外务秘书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指出，西南非民组早就接受了那个明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即选举制度问题，重申西南非民组愿意立即签署停火协定。他坚决拒绝“联系解决”的立场，认为这是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发展后期塞进来的一个人荒唐、不可接受的借口，是在节外生枝。自从“联系解决”在1981年出笼以来，一些发言者已在这里进行了同样的谴责。

安理会1983年和1985年通过的决议也拒绝了“联系解决”。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坚决拒绝把一个与纳米比亚毫不相干的问题同纳米比亚独立相联系起来的企图。然而，为了争取南部非洲当今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获得全面解决，我国政府在1984年下半年提出了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如果被接受，可以导致南部非洲的和平，创造纳米比亚独立的条件。但自从建议提出以来，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和它的盟友、伙伴都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最近，我国总统、人运主席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同志又提出了新的建设性建议，但至今未得到答复。

这是种族主义政权和它的盟友玩弄的猫捉老鼠的把戏，要么拒不答复，要么提出公然蔑视非洲主权，威胁非洲自由的要求。

我要向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意见是否还有点份量和意义？纳米比亚理事会部长级会议10月份发表的公报是否重要？《宪章》规定对联合国会员国具有强制性力量的安理会决议是否还有效？这一问题的特殊性质——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承担直接责任——是否决定了某些成员国有义务争取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结束种族主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这些国家是否认识到问题关系到联合国的声誉和效力？它们是否懂得，一个被削弱了的联合国，一个在人民心目中被削弱了的联合国，将有害于整个世界和世界安全？它们是否了解这是对《宪章》的背叛？

如果这些安理会成员国懂得所有这些问题，那么，它们为什么对纳米比亚必须自由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问题上一再投票否决、反对？

种族主义的历史背景和结构上的表现是造成南非和纳米比亚种族隔离制度的因素；这些因素造成了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造成种族主义武装部队继续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自1981年以来非法占领安哥拉南部部分领土；造成对所有南部非洲主权国家的破坏行动；造成在南部非洲许多国家组织和操纵匪帮集

团，例如安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对这些国家和平居民散布恐怖，并摧毁破坏这些非洲独立国家社会经济重建的努力。

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代表昨天的发言极其厚颜无耻，可笑地企图混淆黑白，可耻地散布赤裸裸的谎言。

比勒陀利亚政权代表或许认为，这次安理会会议讨论的是南非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安理会议程上确有这一项目，并已经为此召开了好几次会议。或许我们应该告诉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安理会现在讨论的是纳米比亚独立的问题。第二，如果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取决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那么，我可以向安理会和世界保证，纳米比亚早就可以自由，确切地说从1978年就能自由。谁在妨碍这项决议的执行是人所周知的，有记录在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安理会或许可以问问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的代表，他现在提出的“障碍”为什么在第435(1978)号决议谈判和通过的时候并不存在？南部非洲并没有变化。第四，种族主义政权的呼吁——如果退一万步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是要各国赞同种族隔离，赞成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赞成殖民主义卷土重来。

种族隔离政权的所作所为都充满暴力，与此同时这些万恶的少数白人政权的代表却侈谈什么和平解决？种族主义政权剥夺了南非居民最根本的权力，剥夺纳米比亚居民的这些权力，同时也侵犯了其邻国独立公民的权力，难道这不是最邪恶极端的暴力吗？种族隔离政权攻击并非法占领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土，这难道不是最危险的暴力吗？该政权屠杀儿童，这难道不是最不人道的暴力吗？而该政权在国际社会进行诡辩，这难道不是最荒谬的暴力吗——现代哲学家将其称为“邪恶的陈词”。比勒陀利亚将紧急戒严强加于自己的人民，以便完全控制他们，这难道不是使暴力宪法化吗？这难道不是最无必要的暴力吗？

少数政权及其特权与权力统治堡垒的基础就是从法律和宪法上加以肯定的有组织的暴力、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但种族主义的代表居然恬不知耻地对由其政权

造成的一种局势表示关切——大规模的国家恐怖主义是比勒陀利亚在南部非洲的官方政策，是为了破坏合法主权政府的稳定，也是为了破坏国家重建的努力。

比勒陀利亚对纳米比亚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只不过事情并非象种族主义代表所描绘的那样。众所周知的事情真相是：比勒陀利亚残酷剥削纳米比亚，奴役其人力资源，掠夺其自然资源，剥夺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力，屠杀其儿童，将纳米比亚变为比勒陀利亚寄生虫的一个奴隶营。如果要讲贡献的话，安理会确实应把纳米比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繁荣与发展的贡献记载下来。种族主义代表将纳米比亚人民与安哥拉所做的比较完全是不实的，他倒是不妨将纳米比亚少数白人统治者的条件与纳米比亚和南非大多数受苦人的处境作个明确的比较。

种族主义的代表谈到比勒陀利亚已对纳米比亚人民负起了责任，这使人想起狼看护作为美餐的羊。在比勒陀利亚的词汇中，“责任”便等同于非法占领，而得到国际上承认、为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却被说成是“恐怖主义。”

停止比勒陀利亚政权参加联合国大会绝非偶然的历史结果，或是错误判断所造成的。联合国的一个创始国理应为其可耻行径受到惩罚，但这种惩罚还不够。正义要求立即将种族主义的南非从联合国会员中开除出去。

我国代表团要求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在南非境内外暴力与恐怖主义的行径，谴责它拒绝让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谴责它拒绝停止其对安哥拉南部一部分地区的非法占领，谴责其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强制性决议，谴责其拒绝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既然《宪章》受到了践踏，也就应该运用《宪章》来惩处违犯者，这是天经地义的。实行《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即，全面彻底的强制性制裁——是最公正恰当的惩罚。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安理会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特别是支持该草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立即安排西南非人民组织与比勒陀利亚间的停火，立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我要借此机会再次表示，我们完全和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西南非人民组织解放运动站在一起，坚决彻底地反对种族隔离政权令人发指的行径。我们安哥拉人深知种族主义与种族隔离，我们冒昧地向国际社会提出以下忠告：除非立即彻底地铲除南非内的种族隔离，南部非洲就不可能有和平。

只要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威胁南部非洲的和平、威胁南非大多数居民安居乐业，就继续需要有我们古巴朋友这样的国际主义同志。如果废除南非内部的殖民主义之后，南非需要医生、工程师、技术员和教师的话，我们的国际主义朋友或许也能够伸出援助之手。

在纳米比亚真正获得解放之前，在彻底废除种族隔离之前，在比勒陀利亚的国家恐怖主义停止之前，斗争就将继续进行下去，最终必将获得胜利。

主席：我感谢安哥拉代表对我说得好话。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十月份就要结束了，我们更有理由对你指导安理会工作的干练表示满意。你之所以表示出这样的干练是因为你有丰富的外交经历，而且真诚地希望联合国这个最重要的机构所进行的活动能够获得成功并取得成果。

我们对加纳的维多克·格贝霍先生也表示感谢，他在主持九月份安理会工作时表现得十分突出。

几乎自联合国成立之日起便一直在讨论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以及该国独立与领土完整的问题。难道说这种局势的存在与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相称吗？纳米比亚人民至今仍处于南非殖民统治的桎梏之下，这只能归咎于某些国家缺乏良知，这些国家蓄意、顽固不化地坚持阻挠对种族主义者、纳米比亚占领者执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这些国家就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这一问题在安全理事会内使用了否决票。

全世界都十分清楚，只是由于几个西方国家的明显纵容，纳米比亚独立才遭到长时间可耻的拖延。

那些在我之前发言的非洲前线国家、非洲其他国家以及其他洲的国家的代表都已提请大家注意纳米比亚境内及其周围的极其令人吃惊的局势。几乎所有发言的一个主题都是对联合国在履行其由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独立权利的决定中所表现的人为的无能为力状况表示愤慨与深刻的关切。

已再一次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集团对纳米比亚人民的野蛮行为以及对该领土的平民采取的日益增多的暴力行为。南非占领军正在摧毁纳米比亚的村庄、烧毁庄稼对包括儿童、老人、妇女、教堂与公职官员在内的土著人采取不人道的措施，并且不通过审判和调查逮捕和监禁黑人工人。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利用其西方保护者的支持与纵容，保持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并利用其领土对独立的非洲邻国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赞比亚进行侵略、破坏其安定。据现有资料，仅安哥拉一国，在比勒陀利亚集团及以安盟为代表的傀儡向该共和国发动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已夺走数万名安哥拉公民的生命。数以千计的儿童成为孤儿，这个国家蒙受的物质损失估计达几十亿美元。

最近，南非集团又逐步增加在安哥拉以南和东南的军事活动，同时，南非军队已在纳米比亚的北部集结。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南非准备扩大在安哥拉以南的侵略规模吗？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0月19日就南非加紧侵略行径发表的声明表示了忧虑，苏联和安哥拉一样感到忧虑。种族隔离政权通过其侵略政策与军事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能不指出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的加剧不但南非对黑人，而且对白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那些保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人特别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苏联坚决反对拖延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并将此与无关的问题相联系的政策。

我们还坚决反对南非企图绕开联合国、通过所谓内部解决和制造一个傀儡政权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将联系解决的政策改为解决问题的政策、改为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解决纳米比亚这一难题。改为消除南部非洲的爆炸性局势的时机早已成熟。苏联认为公正解决南部非洲问题能够而且必须通过政治途径来实现。

为了使纳米比亚迅速获得独立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时毫不拖延地扩大联合国的作用，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的作用极为重要，以便通过对比勒陀利亚以及其西方保护人加强压力，迫使南非考虑在安全理事会、联合国以及非洲统一组织有关决定中所表明的纳米比亚人民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意愿。

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应考虑恢复纳米比亚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使其定期注视该领土的发展局势，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并找出确保迅速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途径和办法。我们认为联合国和安理会对加速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负有重大责任。我们坚信联合国能够根据《宪章》发挥这一作用。缓解在南部非洲的冲突局势将有助于为一个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全面系统奠定基础。

全世界人民包括南非人民，都需要和平与安全。正如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其题为“安全世界的现实与保证”的文章中所强调的：

“如果人权受到侵犯，世界的一大部分人没有人生活所应有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称不上是一个安全的世界”。

苏联再一次指出它反对“越糟越好”的理论，因为它意味着人民以及新的受害者将遭受新的苦难，意味着未来可能发生后果难以预测的爆炸。

我国愿同一切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希望在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实行公正和诚实的政治解决的人对话。然而，问题在于，从种种迹象看来，南非以及支持它的势力显然还不准备进行这种对话。比勒陀利亚继续依赖武力对付其人民、依赖武力处理它与被占领的纳米比亚的关系，依赖武力处理它同邻近的前线国家的关系。

理所当然，在这种条件下，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为代表的民族解放运动别无选择，只能以自己的斗争来对抗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军事实力和恐怖——这是南非和纳米比亚几百万人民为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自由、多民族的民主国家以及宣布纳米比亚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种族主义者在纳米比亚实行恐怖统治，才迫使纳米比亚人民拿起武器，离开自己的家园、到邻国避难。

苏联坚决支持联合国和其它国际论坛就迅速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和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各项决定。我们支持这些机构的决定及其要求在物资上和道义上全面支持和援助被压迫人民的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斗争的呼吁。苏联将根据联合国和其它论坛的决定，继续全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民族自决和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这场斗争是在得到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作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的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

根据这一原则立场，苏联将投票赞成不结盟国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决议草案。我们希望，该决议草案的通过将成为加强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面的作用的一项具体的步骤，并将为采取具体措施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铺平道路。

最后，我想引用我已经提到过的，戈尔巴乔夫在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开幕之际撰写的文章中的下列一段话：

“《联合国宪章》给予安全理事会广泛的权力。但是必须作出共同的努力，以确保安理会能够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力。这正是苏联希望看到实现的。”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阿杜基先生（刚果）：主席先生，在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主席的支持下，马达加斯加常驻代表以非洲国家集团的名义提出召开会议的请求。现在非洲国家集团对你已经召开了系列的安理会会议表示十分感谢。

对同时作为非洲国家和安全理事会成员的刚果代表团来说，这是一次在公开场合向主席先生您致意的很好机会。因此，我十分荣幸地祝贺你，并再次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给予合作，我之所以感到十分荣幸，是因为贵国意大利同我国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

对你的前任，即上个月的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的情同手足的朋友维克托·格贝霍大使，我要指出，由于他的伟大品格以及作为一名杰出外交家的经验，他履行主席的职责胜任愉快。格贝霍大使应当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感谢，得到他的国家加纳以及整个非洲的感谢。因此，我再次向他表示祝贺。

今年十月份是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周的十一周年纪念，安全理事会这方面再次恢复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永无休止的辩论。

这一政治难题二十一年来一直是国际生活的痼疾，眼下，这个难题的所有内容和各种因素都已清楚明瞭、众所周知。纳米比亚这块领土依然遭受着殖民统治。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这块领土必须刻不容缓地行使自己的自决和独立权利。

秘书长的报告——不管是1987年3月31日发表的报告，还是1987年10月27日发表的载于S/19234号文件的进一步报告——都表明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重大问题阻碍安全理事会商定的纳米比亚非殖化进程。

在这一方面，1978年9月29日第435(1978)号决议和1978年11月13日第439(1978)号决议对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这一目标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自恃得到西方大力支持的南非采取傲慢狂妄的态度。过去和现在一直强制推行对纳米比亚的异乎寻常的做法，而这种做法对非洲和全世界的自由人民都是无益的。“联系解决”的理论和实践把毫不相关的问题——古巴驻军安哥拉——当作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个因素。这是愚蠢的，也是人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南非的盟国必定知道这一点——这些盟国让南非有了这种回避的余地，实际上是反对纳米比亚独立，因而严重地破

坏了安全理事会的信誉。

西南非人民组织外事秘书本·古里拉布先生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杰出地估价了纳米比亚局势，应当得到我们的考虑和尊重。这一估价大开眼界，使安理会能够打破目前的僵局。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这次发言有助于加强秘书长的努力。这些努力在他最近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报告中有所反映，我国也愿意给予鼓励。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这是违背我们所支持的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有关一致请求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决定的，但我国还是对目前提请安理会审议的决议草案表示赞同的原因。必须认识到，刚果的这一态度绝不意味着赞成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政策，或它对前线国家的侵略。我国谴责这些政策，坚决支持南非的解放运动和南非人民的斗争。

联合国纳米比亚和平计划已经通过九年了，国际社会和安理会不能永无休止地应付南非的挑战。现在至少应当开始导致该领土获得独立的真正的进程。

主席：我感谢刚果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议席就座并发言。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我最衷心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十月份主席。我还要同样衷心地祝贺你的前任和我的朋友加纳大使，他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自从安理会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近十年过去了，但纳米比亚依然遭受着南非的非法占领，这无疑是一宗史无前例的丑闻。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年来数以千计的无辜人民在纳米比亚失去了生命，更是如此。另外还有几千人——如果不是几万人的话——在邻国内死去，因为由于南非的存在，纳米比亚已经成为使邻国蒙受无穷无尽的侵略和死亡的根源。

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完全有权利向安理会提出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如果第435(1978)号决议得不到执行，那么它又有何用处？如果它无法实现安

理会近十年前通过该决议时确定的目标，那么它又有何用处？

然而，我们呼吁召开这次会议并非为了确定第435(1978)号决议的命运，而是为了看一看安理会最终是否有了执行该决议的意愿，以便使它不致由于遭到忽视而夭折。我们前来此地是为了认真地吁请采取行动，提醒安理会记住，它欠纳米比亚人民一笔早就应该还清的信誉债。

纳米比亚人民确实具有大象一样的耐心。他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进行解放战争，另一方面坚持不受空洞的许诺所迷惑而转移斗争方向，而这些许诺就是通过《独立计划》进行和平演变而导致自由和独立。可是令人困惑的是安理会对于此项《独立计划》却又迟迟不予以执行。纳米比亚人民早已厌烦之至，再也难以束手等待陈词滥调的诺言获得实现。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前线国家承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在要求执行该决议方面尽了一切力量。我们认为，当安理会九年前通过该决议的时候，它就应该获得执行。在这九年的每一年中，我们地区在一切可以想象的领域内，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这些岁月是死亡和苦难的岁月，不仅对纳米比亚人民是这样，对整个地区也是如此。我们要求结束这一切。

然而，南非和安理会是否也象我们一样承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实际上，尽管所有所谓的悬而未决问题，特别是纳米比亚进行选举的选举制度问题均已获得解决，安理会却尚未鼓励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令人惊讶。难道安理会也对联系解决一说趋炎附势？为什么要屈从于比勒陀利亚对一个已经被安理会摒弃的无关宏旨的问题所表现的敏感？难道安理会已经心平气和、心安理得地接受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部队在独立和主权邻国安哥拉的存在相互联系起来的这种莫名其妙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些问题。

南非拒绝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是一个路人皆知的事实，可是安理会又采取什么态度呢？尽管明知不存在任何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理由，为什

么还要装聋作哑，缄口不言？ 纳米比亚人民要求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此也要求回答这些问题。

西方王国——即名声显赫或臭名昭著的接触小组和监督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教父们，他们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他们躲到哪儿去了？ 他们是否觉得第435(1978)号决议将可产生一个真正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因此该决议的执行不符合他的利益？ 我们并不是想指责他们的背信弃义，但我们确实觉得有权利怀疑他们1977年最初的支持究竟动机何在。 第435(1978)号决议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才得以产生的。 他们为什么不坚持执行一项他们曾为其诞生付出如此艰辛劳动的计划？ 为什么？ 为什么缄口不言？ 为什么无动于衷？ 为什么躲得远远的？

安理会必须兑现诺言。 它决不能允许南非及其朋友给它抹黑。 它决不能迫使纳米比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失去对它的信心。 它决不能允许极少一撮成员将它转变成一个分文不值的造纸机器。 人们经常指责安理会已堕落至这种境地。

我刚才说，我们前来此地并非为了决定第435(1978)号决议的命运，而是为了看一看在该决议获得通过的近十年以后，安理会是否愿意不再搪塞和拖延，立即着手执行该决议。 纳米比亚问题的两个当事方面——西南非民组和不讲信用的南非——已经就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的选举制度达成了协议。 所有所谓悬而未决的问题已于1982年8月由西南非民组、前线国家和那个还没有躲得远远的接触小组加以解决了。

当时根据各方就选举中使用的选举制度达成的协议商定，将向秘书长报告，并且将要求安全理事会主席召开安理会议，以便通过一项决议，从而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这正是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即苦苦哀求安理会履行对苦难深重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职责，执行一项有可能医治长期的解放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创伤的计划。

我们地区不需要外人摆出虚伪的意识形态的姿势。 我们要的是纳米比亚、南

非和整个地区的自由与和平，而不是外人为争夺对我们的势力范围而进行的霸权主义的争吵。 我们以蔑视的心情拒绝任何有关南部非洲是一个接受外来意识形态影响的兜售和劝诱的顺从和愚蠢的候选人的说法。 我们要摆脱一切使我们的生活变得错综复杂的外国影响。 我们要的是人民的自由、和平与稳定，而不是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抗的外国影响。

安全理事会必须认识到，南部非洲局势千钧一发。 对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不能等闲视之，甚至那些可能同情这个种族主义国家的人也不能忽视。 安理会必须明白，不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种族隔离问题的解决将变成一种幻想。 这就是为什么比勒陀利亚政权不让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它知道，一旦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执行，并让纳米比亚开始实行独立进程，种族隔离南非将成为国际注意力和压力的焦点。 安理会绝不能允许这个政权继续把纳米比亚作为使无法容忍的南非现状长期化的屏障。

因此，我们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进行鼓动，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渴望迅速结束纳米比亚的流血和痛苦；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相信，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孕育着在南部非洲造成更加灾难性局势的种子，这种局势的后果是世界所未经历过的。 这不是吓唬人的空话。 安理会绝不能极其错误地认为，南部非洲国家——大部分西方国家对它们遭到南非政权的暴行假惺惺地表示同情和理解——将不会不为生存而努力就让自己死去。 我要对各位代表说：

“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许痛恨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但如果通过你们的行动或者无行动继续容许南非野蛮地强奸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或该地区的任何其他人的话，那么你们就是什么也没有看见。”

安哥拉必须生存下去，她将在必要时行使主权所选择的任何人来帮助它生存下去。 我们大家都必须在这个地区生存下去，在必要时我们甚至要魔鬼帮助我们生存下去。

那些站在安哥拉人民的敌人一边的人不能声称关心安哥拉或我们地区的利益。 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那些给安哥拉冲突火上浇油的人是我们地区和平的敌人，尤

其是当他们一方面颠覆安哥拉，另一方面昧着良心拒绝给予纳米比亚以独立。

纳米比亚的自由早该实现了。长期以来，安哥拉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安哥拉人民享有来之不易的独立一直未能实现。整个地区长期以来失去了它应享有的安宁，而应开始着手进行国家的建设和为其人民谋求幸福和繁荣的任务。

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能怀着坚定的目的和使命感，对长期被剥夺自由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呼声作出建设性的反应。我们要求执行、迅速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做不到这一点，不仅对纳米比亚和南部非洲，而且对安理会的效用和效能来说，将是一场悲剧。不要让联合国的这一首要机构成为其支持者和贬低者的笑柄。

安理会能够采取果断行动，以便抓住第435(1978)号决议这些年来所提供的绝好机会，一个使纳米比亚不再流血而获得非殖化的机会。尤其是常任理事会表明它们能够一起行动。而它们最近在两伊问题上表现出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意向和目的的一致性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不是不适宜的。请想象，电视屏幕上出现秘书长站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间，为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进行鼓动并威胁如果南非阻挠决议的执行将产生严重后果这一场面的象征手法所产生的渲染的效果。请想象那将对提高纳米比亚人民的志气起多大的作用。纳米比亚人民将十分感谢对他们表示的这种声援。他们的士气将大振。

然而，我们很快将从安理会某些成员那里听到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在海湾问题上没有听到这些话——，如果南非拒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就用严重后果来恐吓它，是一种消极的策略，我们的要求必须适度，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之前，必须处理南非的所谓“安全考虑”，好象在我们地区只有南非才有必要处理安全考虑。我们将得到主食转移的款待，即转移我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注意力、而去讨论安哥拉的内部事务。

在这里有选择地实行道德观的做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海湾冲突问题上，安理会发出最后限期已提到议事日程上，可是在南非傲慢地对抗安理会指令的问题上，

却急忙使用否决权——我必须补充一下这样做很卑鄙——，以便阻挠安理会甚至采取一点点行动。某些方面甚至发起一场运动，他们说什么，首先必须养肥种族隔离这条母牛，以便鼓励南非服理。这是什么逻辑！

一个在南非无情地奴役2800万人民的政府代表竟会出现在安理会并假惺惺地对“安哥拉人民的困境”(S/PV. 2757, 第22页)表示怜悯和同情，这难道不是完全难以置信和荒谬的吗？南非知道什么是对黑人的怜悯和同情？南非人民每天遭受的痛苦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唯一罪过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平地争取获得自由。

无论安哥拉人民处于什么不幸的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比勒陀利亚一再侵犯和颠覆安哥拉而造成的，这难道不也是事实吗？

南非代表还指责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纳米比亚进行了他称为恐怖主义的活动，并举了10月23日在奥万博发生炸死三名儿童的杀伤地雷爆炸事件作为例证。请让我们都诚实一些：安理会是否知道整个南部非洲儿童的人数——不仅是南非——这些年轻、无辜的生命被南非的警察和夜间突击队残酷扼杀？我们是否真知道被乘着黑夜进入前线国家的南非突击队所血腥杀害的儿童的准确数字？死于比勒陀利亚于1985年对我国首都的疯狂袭击的无辜受害者之中就有一位六岁的儿童，他甚至不知“ANC”这几个字缩写字母代表什么。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被怀疑是从我国首都策划发动颠覆与恐怖活动的非洲国民代表大会(ANC)的领导成员。试问这种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有多少仁慈与怜悯可言？

南非正处于战争之中。我看到南非代表在发言中说南非没有打仗，甚至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之间也无战事。然而南非确实在进行战争。这是事实。南非不仅在其国内与自己的人民开战——在那里每天都有人被杀——而且还与纳米比亚、安哥拉人民以及南部非洲的每个人进行战争，我们要求停止血腥的屠杀。首先，让我们在纳米比亚实现停火。让纳米比亚人民立即走实现独立的道路。然后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确实，那样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与压力就会集中在种族

主义政权身上。 我们不想让任何人有怀疑， 纳米比亚的独立会使南非政权解脱要求其进行有意义的变革——而不是改革——的压力。 如果作为开始。 我们允许纳米比亚实现独立， 那么南非也必须进行变革。 只有到那时， 我们南部非洲这一地区才最终开始完成满足生活于和平、 自由与稳定之中的各国人民——包括白人与黑人的需求的任务。

主席：感谢博茨瓦纳的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鉴于时间已晚，我打算现在宣布休会。 如安理会成员一致同意。 安理会下次继续审议该议程项目的会议将于今天下午 3 时举行。

下午 1 时 5 分散会。